

天生凉薄

秋

星无言◎著

我于她而言，或许只是情深不能负，
可她于我，却已是满心疯长的罍粟。



天生凉薄

星无言◎著

第三十一章 朕不同意！

淇安是上午到京城的，直接进了洛府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就探脉施针，最后，干脆把一干人等都请了出去，只留下胡谦，师徒俩讨论着为洛英诊治的方案。

洛怀礼请皇上与王爷到前厅就座，两人却都摇摇头，洛怀礼遂命人抬来几张交椅放在廊下，让几位贵客能坐下歇歇腿。

轩辕杉看看火红的夕阳，眉头微微皱了皱，侧头向轻五比了个手势，轻五领命而去。

众人焦急地等待着，只觉得时间过得太慢。

金芸无力地倒在儿子怀里，心也随着太阳的西沉，一点一点地落下去。她仰头看着儿子，希冀地问：“怀礼，你说小七能治好你爹吗？”

“一定会的。”洛怀礼答道，既是安慰她，也是安慰自己。

皇帝看向轩辕杉，“皇弟，莫若是在哪里找到小七的？你是碰到他们，所以顺路送小七回来吗？”

轩辕杉摇摇头。

皇帝转头看看四周，这才想到轻五不在，两人实在难以沟通。暗自叹一口

气，他又接着说：“算了，回宫再说吧，朕也是先前收到你的传书，才知道你与小七会在今日抵达。”突地想起一事，他压低了声音，“但有个问题一定要先问问你，朗儿真的是你的孩子吗？你何时冒出这么大个儿子？”

没有任何迟疑，轩辕杉神色自若地点点头。

压下心头万千疑问，皇帝此刻也只得作罢，再看向那紧闭的门一眼，低声道：“不知道洛卿家怎么样了？”

轩辕杉也看向门那边，却是想着，但愿这一次的医治，只让她疲倦，不会让她受伤。

一轮针依序扎了下去，最后一针前，淇安迟疑地看向胡谦，“师父？”

他看她一眼，微微一笑，“小七，相信自己的判断。”

淇安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，睁眼后手中金针直直扎入洛英头上的死穴。

两人屏住呼吸，直到洛英眼皮一动，呕出一口血来，缓缓睁开眼睛，涣散的眼神聚焦，见到淇安后，竟一把抓住她——

“阿季！”他神情激动地唤道，却因为一口气喘不过来，猛烈地咳嗽。

屋外的人听到动静，全冲了进来。

“老爷！”金芸又惊又喜地扑过来。

洛英却恍若未闻，只专注地看着淇安，声音喑哑难辨，“阿季……阿季，你终于来看我了吗？”

阿季？宋季吗？淇安有些明白过来，将他的手轻轻握住，“是啊，阿季来看你了，所以，你要好好闭上眼睛休息。”

洛英一向温文的脸上，竟浮现少有的执拗，摇头道：“闭上眼睛，阿季就会不见了。阿季从来就很任性，说不见就不见了。”

淇安放柔了声音，“这一次不会，你不再睡觉，阿季就要生气了。”

果然，听见这话，洛英连忙闭上眼，握着她的手紧了紧，“阿季你不要生气，我现在就睡了。”

没多久后，他呼吸渐渐放缓、均匀，真是睡着了。

胡谦舒了口气，“我就说嘛，一个昏迷多日的病患能撑多久！”

淇安跟着点了点头，“一个时辰后，就可以取针了。”

洛怀礼看看父亲的气色，问道：“那就是说，父亲没事了吗？”

“嗯，吐出堵在胸口的血，短期内是没事了，但是——”淇安语气一顿，“此病并非一日之寒，还需长期调理。”

“那他刚刚怎么会认错人？不会有什么遗留症吧？”洛怀礼仍有些放心不下。

“他昏睡多日，极度虚弱，才会出现幻象，没事的。”淇安答道。

尝试着想把手挣脱出来，洛英却握得紧紧的，察觉到她的动作，眉头不安地颤了一下。

胡谦连忙一把按住她，轻轻摇了摇头，“眼前让他放松的休息要紧。”

皇帝见洛英无大碍后，也放下近日来一直不安的心，眉头都舒展开来了，“皇弟，你也跟朕回宫去吧。连日赶路，今几个又折腾到现在，滴水未进，该是很累了。”

洛怀礼忙道：“厨下已经备好饭菜，皇上王爷先用了饭再回宫可好？”

轩辕杉摇了摇头，对房门外招了招手。

消失了好长时间的轻五也不知先前是到哪去了，这会儿现身，手中端着托盘，上头放着一碗清粥、几碟小菜，“王爷，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轩辕杉审视一眼，略略点头，转向淇安，抬起手来，你这几日晕车晕得厉害，几乎都没吃什么东西，先喝点粥好吗？

皇帝不敢相信地使劲揉揉眼睛，他没看错吧？他那个向来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皇弟，刚刚竟向外人比划他曾经最不屑的手语？话题还跟轻五手上端着的东西有关？

淇安这才发觉自己早饿得前胸贴后背，一看那清粥小菜很是清淡，顿时喜上眉梢，应了声，“好。”但她马上就发现窘状，右手还被洛英握着，自己大概要练习用左手吃饭了。

痛苦地试了几次，菜刚要舀到碗中就掉了下来，她涨红脸，看看旁边围着的众人，“各位，你们应该都饿了吧？”如果饿了就该去吃饭，尤其是皇上，你能不能别把眼睛瞪那么大，想吃的话直接叫人传膳不就好了。

金芸摇摇头，“我没胃口，在这里陪老爷也好。”

李氏也抿着嘴，站到角落里。

洛怀礼和龙怜自然也没去，皇帝则和胡谦对视一眼，干脆往桌旁一坐，也不走了。

淇安无奈，决定不管他们，也不吃菜了，闷头只喝粥。

轩辕杉见状，轻叹一口气，拿起筷子，将小菜每样都夹一点到碗里，再拿起勺子放到她手中。

淇安抬脚偷偷踩了他一下。这家伙！没看到有这么多人在这场吗？尤其是皇上这个终极大BOSS也在呢！

轩辕杉神情不变，连呼吸声都平稳无比。

不敢抬头去看各人的脸色，淇安只好低头喝粥，喝粥，再喝粥。

皇帝霍地站起身来，一把揪住轩辕杉就往外拉，“皇弟，你先出来一下。”

走到一半，又转过身来，“轻五，还不跟上？”真是没眼色的奴才！

走到亭台中，命下人点了烛火，确认轻五看得见轩辕杉动作，才开始发问。

“皇弟，你跟小七是怎么回事？”会是他想的那样吗？

轩辕杉平静地迎视着他的目光，手指微动，轻五立刻答道：“我爱她！”

皇帝倒吸一口冷气，猛地站起身来，“你爱她？你爱她！”

虽然已有心理准备，但亲耳听到还是有些吃不消。他背着手，烦躁地走来走去，直觉地反对，“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！”

小七是很好，他也打从心底疼爱她，可是轩辕杉是他唯一的弟弟、一等亲王，怎么能做出这种糊涂事？而且小七曾是洛怀礼的妻子，以后君臣相见，如何能够自然相处？

“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朕不同意！”他嘴里碎碎叨念。

轩辕杉慢条斯理地倒了一杯水，大大地灌了几口下去，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但是这一天下来，确实也渴了。

“轻五，告诉你家主子，朕不同意。”见轩辕杉没反应，皇帝气急败坏地

指着轻五的鼻子喝道。

轻五扁扁嘴，瞅瞅自家王爷，小声提醒道：“皇上，王爷听得到的。”

皇帝一瞪眼，“不管，反正朕不同意！皇弟，你给朕记住了，萧七绝对不行。”

轻五目光闪闪，看着主子的手指，说：“皇兄不同意，又怎么样呢？”

皇帝跳脚，“你说怎么样呢？朕不同意，这件事就没得谈！”

轩辕杉又倒了一大杯水，喝完后才抬起手来，轻五开口道：“皇兄，你想让我变成洛英那样吗？”

见皇帝一愣，轩辕杉继续舞动手指，轻五的声音很轻，却字字清晰——“皇兄，爱而不得的痛苦，您不比皇弟更明白？您和母后都未曾得到的幸福，就让皇弟替你们得到，可好？”

轩辕杉撩起衣袍，跪了下去，烛火中，益发显得温润如玉，连下跪的动作都优雅无比。他仰起脸来，目光中含着哀求，也含着希望。

就如同母后去世的那一晚，他也是这样仰着小脸问皇帝——

“皇兄，你能不能让母后回来，再抱抱杉儿？”

而现在，他也用同样的表情问他，“皇兄，您能不能让臣弟得到想要的幸福？”

皇帝怔怔地后退几步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他和母后都不曾得到的幸福……依稀记得，当年丞相府中明艳动人的少女，在他面前笑得无比灿烂，却说着让他痛彻心肺的话，“太子哥哥，你又把萧煜藏到哪去了？把那个只会舞刀弄剑的家伙给我叫来，阿季好久都没见到他啦！”

“萧煜去了边关。”他只记得自己烦乱地答了一句。

翌日，就失去她的踪迹，三万禁卫军连追十日，也没找到她。

那一别，就是永远，直到她离世，他也没能再见她一面。

“皇弟，你想得到的，是这样的幸福吗？”他高高地仰着头，不想这样可笑的脆弱，被人看见。



第二天一大早，淇安缓缓睁开眼，窗外已透出淡淡青白，却还未大亮。

伸手探探洛英的脉搏，轻舒口气，应该暂时没什么危险了。昨天他握住她的手一直不放，她没有办法，只能倚着床睡了一晚。

侧过头来发现身旁的人，却是忍不住微笑，轩辕杉修长的身子蜷成一团，跟她并排坐在床前，头靠着床柱，睡得正熟，想必连日赶路，也是累得够呛了，淡淡光晕描绘出他的轮廓，俊美得不可方物。

她心一跳，随即失笑，原来秀色可餐这句话半点没错，光是看着，也让人心动啊！

顺着心意，她慢慢移过头，直到感受着他呼吸热热地喷在脸上。顿了顿，却没有停下，在他唇上飞快地一吻，然后退开。

摸摸脸颊，隐隐有些发烫，但偷亲美人的滋味还真是好。

忽地，身上盖着的衣物落下，她低头一看，透着淡金条纹的月白外衫，好像是轩辕杉的，什么时候洛府这么穷了，连薄毯都没一条？如果她没记错的话，这件衣服本是放在马车上的。

看看洛英，右手动了动，没有反应，应该是睡得很熟了。她遂小心翼翼地将手抽出来，感觉有点僵硬，不禁轻轻地甩了甩，接着将地上的衣衫捡起，盖在轩辕杉身上，这才轻手轻脚地走出房外。

打开房门，她伸伸懒腰，结果才伸到一半就愣住了，微暗的光线里站着一个人，似乎要与黑暗融为一体，如果不是天色渐亮，都快看不见他的存在了。

“小七。”这久违的声音，熟悉，却也陌生。

淇安将手放下，笑笑，“我不是请大家都去休息吗？洛叔叔暂时没有危险了，洛将军尽可以安心。”

洛将军？

心中惊痛莫名，洛怀礼看着她，依旧是初见时的容颜，记得那时她抬眼看他，泪珠滚落，然后晕倒在他怀中，脸上尽是安心。

也记得红烛摇影里，她晕红了脸，紧紧闭着眼睛，娇羞动人。

这样的她，居然有一天会叫他洛将军？

嘴里满是苦涩，他开口请求道：“小七，可以陪我走走吗？”

这一夜，她在屋内，他在屋外，似乎又回到龙怜进府时两人的情景。

相似，却又这般不同。

那时，她是他的妻，现在，却有另一个男人，明目张胆地彰显着他的爱意；那时，他知道她爱他，现在，她只是浅浅笑着，唤他洛将军；那时，他也从未等她等到开门，总是叹息着离去，现在，他才知道，只要等到天亮，她总会开门。

只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也太骄傲，不懂得等待原来也可以幸福。

淇安愣了一下，很快答道：“不了，我就在这里站一会儿，省得等会儿洛叔醒了找不到人。”

她浅浅地笑着，端庄有礼，就像站在她面前的，真的只是一个病患的家人，她和他之间，不曾有过那些令人脸红心跳的亲密，也不曾有过爱恨交织的纠结。

心中不禁怒气翻涌起来，她凭什么可以这样若无其事地面对他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曾是她最最亲密的人啊！

“小七！”他跨前一步，却在她澄明的视线里，稍微冷静了些，“我怕说话声会扰到爹，你确定没关系吗？”

她不懂，彼此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淇安定定地看着他一会，好半晌才说：“好。”

洛怀礼率先走去，淇安跟着，与他保持着一步的距离。

瓜田李下之嫌，她不能不顾忌，毕竟她没有忘记，他是有妇之夫。

两人来到东院，一模一样的布置，却是物是人非，又或者，其实连物也非了。

洛怀礼站在那莲池前，淇安略微踌躇了下，还是跟了过去。

“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想当年的事。”他看着随风轻荡起涟漪的水面，缓缓开口，“最初的震惊与心痛过去，我总是在想，可是到后来，却不敢想了，怕

再想下去，那伤痛我无力承担。”

淇安默然无语。她也不敢想，再想起，只剩绝望的心痛和背弃的难堪，那也是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

“可是小七，如果我不敢触痛这伤疤，就要永远地失去你了吧？当年的事太突然，没给你解释的机会，现在，你可以跟我说吗？只要你说的，我就信。”他转过身来，眼神沉痛莫名。

淇安忽然有些想笑，她也真的笑了。

当初，她几次三番开口都被他打断，被关起来的那一夜，她一直坐在门后，盼望着那熟悉的脚步声到来，然而心却在等待里慢慢变冷，变痛，变绝望，最后，变老，他没有来。

直至再见到面，他拥着别的女人轻言抚慰，对着她失望地指责。

她缩在太子的怀里，想要捂住耳朵，却无力抬手，就算闭上眼睛，那声音也如影随形，直直刺入心里，痛至肺腑。

洛怀礼，那样的你，现在再来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

那些绝望悲伤，那些耻辱不甘，就能消失不见吗？

笑容里，淇安闭起眼，轻喘口气，“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事，我，已经忘了。”

“忘了？”洛怀礼呆呆地重复。

她睁开眼来，万种情绪都已散尽，“洛将军，都过去的事了何必再提，徒添困扰而已。我都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，老是想着过去的事容易变老。”

转身要走，洛怀礼却快她一步，握住她手臂，“小七！”

她用另一只手推开他，“洛将军请自重，我不想引起将军夫人的误会。”

“小七，没有什么将军夫人，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别人。”

心中暗自诧异，淇安却也没多说什么，轻叹一口气，转身，“过去便是过去了，永远地过去了。”从她踏出洛府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全部抛下，曾有的那一点怨恨，也在朗儿的笑靥里慢慢消散。

至少，他给了她朗儿。想到那个小家伙，她不禁嘴角慢慢翘起，心中满是甜蜜。今天应该可以去太子府看他了吧？这么久不见，不知道胖了还是瘦了？

淇安快步走回去，却在见到洛英房门前的身影时愣住了，轩辕杉就站在那里，而隔着他一段距离，龙怜立在那儿，两人的目光全向她 and 洛怀礼看过来。

“相公！”龙怜轻呼一声，小跑过去抱住洛怀礼的手臂，一双眼却惴惴不安地望向淇安。

她是在担心她说了什么吗？淇安转回视线，她没有义务安慰谁惶恐不安的心。

轩辕杉的目光在她的笑容上打了个转，上前几步，把手中的衣衫往她身上一盖。

大热天的，虽然说是清晨，也不至于冷到需要加件衣服吧，尤其在她走了这么大大一段路之后。她动了动身子，“我不冷。”

握住她双肩的手力道加重，淇安抬眼看了看面无表情的他，那抿得紧紧的嘴唇，似乎正酝酿着怒气。她眨了眨眼睛，按住他放在肩上的手，那手一震，却没有拒绝，她顺势把他的手扳开，把自己的手塞进去，摇了摇后笑道：“你看我都出汗了，不要加衣服了好不好？”

语气里有撒娇的意味，轩辕杉放柔了神色，只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另一只手直接拿着那件衣服，轻拭着她额头上的汗。淇安仰着脸任他服侍，微笑着。

洛怀礼手一动，却被龙怜拉住，“相公！”低低地一唤，让他回过神来。

他看着轩辕杉的动作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。

那是他的妻啊，怎么能任别的男人轻薄！可是，理智提醒他，她不是他的妻了，早在四年前就不是了。如今，他有什么资格去阻止别的男人接近她？

这画面刺得他心头滴血，他想逃开，脚步却有如千斤重，根本无法移动分毫。



第三十二章 永远的铭记

屋内，咳嗽声起，几个人都是一愣。

淇安喜道：“洛叔叔醒了！”当先一步冲进去，当然，还顺手拉着轩辕杉。

“小七？”洛英已恢复神智，一眼看见她，不免有几分疑惑。

“是啊，洛叔叔，看见小七是不是很高兴？”

他看了她一会，很快就像明白了什么，“对不起，洛叔叔的病让你劳累了。”

洛怀礼和龙怜都是一惊。“爹，你早知道小七会医术？”

洛英看着儿子，心底暗叹一口气，“是，四年前我就知道了。”

洛怀礼后退一步，龙怜攀着门框，摇摇欲坠。

萧七医术卓绝，为什么从不为人所知？

洛怀礼还想说些什么，淇安却搬了张凳子，往床前一坐，“洛叔叔，先不说那些了，咱们来谈谈你的病吧！”现在最要紧的是解开他的心结，要不然再发作一次，怕是药石都无效了。“洛叔叔该听过心病还需心药医吧？”

洛英没有回答，他的心药，早已不可得。

淇安没去看他黯然的表情，不紧不慢地道：“那些已经过去不可追的，就不要再想了吧！实在痛不可抑，便忘了它。”

“忘了？”洛英闭了闭眼，半晌，又咳了几下，才低低说道：“小七，怎么能说忘就忘？早已深入骨血的事纵是想忘也忘不了，哪里由得了我做主。”

“如果忘不掉，就永远的铭记吧！永远的铭记，但只能偶尔地想起，只想那些快乐的美好记忆，忘掉那些失去的痛苦。”

洛英睁开眼看她，眼里有沉淀多年的痛苦。

淇安微笑，“洛叔叔还爱着我娘吧？如果爱着，就不要让她变成让人痛恨的对象。你先别急着辩解，你想想看，你老是沉湎于痛苦中无法自拔，你身边关心着你的人，一定痛恨我娘，觉得要不是她，怎么会害你至此？

“就算是你自己，痛到不能呼吸的时候，一定也曾经怨恨过吧？恨我娘的离去，恨两人不能相守却偏偏相遇。”

洛英嘴张了张，却什么话也说不出。

“你看，就因为这样，把你们那些美好的相处时光都抹灭了，把相遇变成痛苦的源头，巴不得从来没有开始过。洛叔叔，对这样爱着她的你来说，一定是很舍不得的，对不对？”

洛英突然笑了，眼底浮现深深的怀念，“这样的小七和阿季真的很像，每当她要我做点什么的时候，也是这样振振有词，让我明明不愿意却无力拒绝。”

淇安一笑，“那么洛叔叔，你试一试吧，至少不要再让自己沉湎于痛苦里，学着怜取眼前的人。”

洛英看着她，“好，我会努力，永远的铭记，只是偶尔地想起，就算想，也只想那些美好的时光。”喘一口气，他又坚定地说道，像是宣告些什么，“但是小七，我洛英这一生爱的女人只会有一个，至死不变，也不可能变了。”

淇安眼睛有些发热，看着他坚毅的面容，轻声叹息。其实宋季真的很幸运，一生一世的痴情，有几人能得到？

等洛英喝完药，淇安扶着他躺下。

洛英看看轩辕杉，又看看淇安，“小七，这几天你就住在府里吧，省得来来去去的麻烦了。”

话音一落，屋内的三双眼睛就齐齐看了过来，淇安才要说话，轩辕杉就一步过来站到她面前，她顿时瞪着他的背影无语。他想干吗？

轻五不在，轩辕杉无法开口，只能冷冷地瞪着洛英，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会。

洛英忽地一笑，是叹是怜，“我只是太舍不得小七了。”

她和怀礼的情缘，自己一直当成是他和宋季的继续。皇上赐婚龙怜之时，他有公务在身，等他收到消息，已是无可挽回。后来他看着淇安的笑容，心痛却也无奈，他早该想到的，以宋季的骄傲，会教出一个什么样的女儿。

而儿子的心，他比谁都明白，他已受一世情苦，实在不愿爱子再尝此痛，更何况归根究底，他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。怀礼少年有成，一帆风顺，难免骄傲自负，他明明看出，却不曾提点，只当少年意气，总有磨去的一天。

谁曾想到，成长付出的代价，是失去最珍贵的爱情。

轩辕杉可不管洛英的诸多感慨，拉着淇安就往外走。

“等一下！”洛英叫道。

见他充耳不闻，淇安叹气，脚下稍缓，“轩辕！”

他霍地转过身来，胸膛微微起伏，双目灼灼。

淇安看着他，目光中有些微的歉意，可洛英毕竟是长辈，怎么能说走就走？

洛英的声音传来，“我只想单独问小七一句话。”

轩辕杉松开手，猛地推开门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，洛怀礼看了淇安一眼后，也和龙怜跟着离开了。

淇安走回床边，洛英看着她，郑重地问：“小七，王爷不是普通人，你真的确定了？”

她一怔，随即释然，“洛叔叔是担心接下来我要面临的事吗？没关系的，他说不用管，我就信他。”

屋内两人的对话声音很轻，但门外两人却是同时一震。他俩皆是内力不凡，自然听得清清楚楚。轩辕杉缓缓低下头去，嘴角温柔地抿起。

洛英摇头，“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”

淇安疑惑地看向他，有些不解。

他有些疲倦地揉了揉眉心，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，“床下有个铁盒，你将它拿出来打开。”

她低头一看，床下果然有个锈痕斑斑的铁盒，她拿出打开，看到里头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东西后却是一愣，全都是些女子用品，珠钗、金饰、胭脂……还有几封信。

“最上面那封信，你打开来看。”洛英吩咐。

淇安没多问，依言照做，在看到信的内容后，震惊得半晌无法言语。

屋内寂静无声，轩辕杉和洛怀礼都有些担忧地看向房门。

信是萧大写给洛英的，说要取消婚约，只因萧七似乎喜欢上另外一个男子。萧家父子对小七爱护有加，只想让她快乐自由地成长，并没有刻意告知她婚约之事，以致情窦初开之际，已然对人有意。萧大怕幼妹情路生变，先向洛英声明此事，言二人既然还未生情，不如就此解除婚约，也不耽误彼此。

但洛英心里不愿，此事就拖了下来，哪想得到，最后是以那样的结局画下句号。

洛英看着淇安，声音放轻，似乎怕惊动了她，“或许有一天，小七恢复了记忆，也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如果是怀礼，我断然不会让他为难了你，但是，如果是王爷，你又怎么可能轻易离开，去追逐你想要的？”

淇安回过神来，将那封信折好，放进铁盒里，原样推回。

缓缓舒口气，她看着洛英，“洛叔叔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过去的，已经过去了。”

萧七的爱情，已随着她的离去，永远地埋葬了。

洛英还想再说什么，却忽然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然后一声声清脆悦耳的叫唤响起——“娘！”

淇安一愣，朗儿？

“娘！”朗儿一路叫着，后头还跟着一大群人。

“小朗儿，你慢点！”轩辕骥抹了把额头上的汗，紧张地喊道，就不明白他一双小胖短腿，怎么会跑得那么快？

刚在宫中，他与胡太医聊起洛英的病情，无意间提到小七，哪知道旁边的朗儿一听，拉着萧历就往宫外跑。

萧历那家伙一根筋到底，朗儿一句话，他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就带着人走了，害得他和风定一干人等，只能跟在后面上演一出你跑我追的戏码。

结果，朗儿这声“娘”一喊，轩辕骥就只有苦笑了，这小家伙和那丫头，果然是母子，枉费皇叔煞费心血、百般谋略，丫头在武林大会上一抱，就将两人的关系大白于天下，而朗儿从皇宫一路喊到洛府，只差没昭告天下了，他更是忍不住叹气连连。

“娘！”朗儿无视满府投来的诧异目光，在萧历拦住个下人，问清楚萧七所在的地方后，直直奔进洛英房门。

“朗儿？”洛英还没回过神来。

“娘！哇——”朗儿一下子扑到淇安怀里，憋了很久的伤心终于爆发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朗儿！”淇安心疼不已，连忙捧着他的脸，不停地为他擦着泪，“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娘不是来了吗？”

“呜！娘你骗人，你说好一个月的，都好几个月了都没来。”朗儿不依地控诉，继续张嘴大哭。

“是是，都是娘不好，娘错了，朗儿原谅娘好不好？”眼泪越擦越多，淇安只得抱着他柔声哄道。

“好不好！娘那么久没来找朗儿，是不是不要朗儿了？”

“怎么会，娘最喜欢的就是朗儿了，怎么舍得不要？”

“不管不管，反正是娘不对。”朗儿搂着她的脖子，哭哭啼啼地撒娇着。

除了轩辕杉、轩辕骥和萧历，其他人全呆成一团。

洛怀礼脸上青白交加，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竟腿一软地坐到地上，脑中嗡嗡作响。那个孩子，叫她娘？

他怔怔地抬起头来，看着那对母子，四岁的朗儿，眉宇间有他的影子，朗儿的母亲，四年前可是他的妻啊。

洛英也惊得从床上坐起，指着朗儿，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，“朗儿……是小七的孩子？”说完这句话像是气力用尽，颓然躺回。

金芸及时靠过来扶住他，泪痕满面地哽咽着点头。

朗儿是小七的孩子……难怪，初见时便觉得相似，再见投缘，原来是血浓于水。

龙怜远远地跌坐在地，满心不敢置信，当年的萧七竟然有了孩子？无法生育这件事，早已成为她永远无法逃脱的悲哀，但萧七有了孩子……这一切，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她用一个孩子逼走萧七，而萧七怀着孩子，却只字不提地远走天涯。

她心头滴血，这女人明明已经离开，为什么还要拥有一个孩子？

朗儿哭得快要背过气去，淇安无奈，拍着他的脸，“朗儿，怎么越哭越伤心了？你再哭娘也要哭了啊！”

朗儿却把脸埋在她颈侧，只顾专心地哭。

她叹口气，“唉！哭得好难看啊！”

此话一出，哭声立刻消音。朗儿抬起脸来，还在一抽一抽地哽咽着，明显在拼命地压抑哭意，红着一双大眼睛，委屈地看着她。

淇安看了看自己一片狼藉的衣袖，眼角余光看见轩辕杉，理所当然地伸出手去，“衣服借来用一下。”反正已经给她擦过汗了，再给她儿子擦擦眼泪也没关系吧！

接过衣服，她心疼的边擦着儿子的脸，边说道：“看，眼睛都红得像只小兔子。”

朗儿扁扁嘴，反驳道：“朗儿才不像小兔子。”

“那像什么？爱哭鬼？”

他吸吸鼻子，又搂着淇安的脖子把脸靠上去，闷闷地说：“就算像，也是最可爱的小兔子。”

淇安微笑，“是，再不会有比我家朗儿更可爱的小兔子了。”